

总第
20 | 22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六卷

希望过了 00 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 10 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
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20—22
辑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

合订本 第六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辽沈战役概述/ 003

◎ 杜聿明

从猖狂进攻到放下武器/ 038

◎ 郑洞国

锦州战役回忆/ 058

◎ 范汉杰

辽西战役纪实/ 069

◎ 廖耀湘

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 098

◎ 罗历戎

平津战役蒋军被歼纪要/ 106

◎ 侯镜如 梁述哉 黄翔 刘春岭

天津战役亲历记/ 115

◎ 林伟俦

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 128

◎ 罗隆基

附注

对《胡宗南部入侵华北和在清风店被歼经过》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0辑

对《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1辑

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 189

◎ 李以劼

淮海战役期间蒋军统帅部的争吵和决策/ 222

◎ 郭汝瑰

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 230

◎ 杨伯涛

淮海战役始末/ 255

◎ 杜聿明

孙元良第十六兵团被歼记/ 290

◎ 胡临聪

邱清泉第二兵团被歼记/ 296

◎ 邱维达

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指挥部的混乱/ 306

◎ 文 强

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和白崇禧的倾轧/ 319

◎ 宋希濂

黄百韬的起家和败亡/ 332

◎ 陈士章

向美国记者献媚的一次战斗/ 346

◎ 陈远湘

附注

对《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1辑、第34辑

1928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 351

◎ 贺贵严

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 361

◎ 梅汝璈

短稿十篇

郭松龄反奉侧记/ 374

◎ 廖安邦

蒋介石串通日本海军帮助刘湘运军用品的经过/ 375

◎ 范崇实

石友三发动反张学良战争的如是我闻/ 376

◎ 萧 劳

冀察特殊化前宋哲元和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377

◎ 王式九

韩复榘酝酿“山东独立”未遂的经过/ 380

◎ 韩多峰

七七事变前夕的“新鸿门宴” / 383

◎ 董升堂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 / 385

◎ 麦朝枢

郭泰祺被蒋介石免职的内幕 / 387

◎ 杨玉清

冈村宁次与孙良诚的一次谈话 / 388

◎ 周永业

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议 / 388

◎ 庞镜塘

我所知道的戴笠 / 390

◎ 沈 醉

戴笠之离开黄埔 / 484

◎ 粟 鼎

附载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两年工作总结报告 / 485

附注

对《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4辑、第48辑

对《关于蒋介石、汪精卫进行降日活动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0辑、第37辑

对《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30辑、第37辑、第55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辽沈战役概述

◎ 杜聿明

一 从陈诚的雄心勃勃到悄然离开

当1946年下半年起到1947年上半年止，人民解放军已经击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疯狂进攻，并消灭了蒋军100多万，迫使蒋介石转入全面防御的时候，蒋介石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各级高级将领及部队长如顾祝同、刘峙、熊式辉、汤恩伯、杜聿明等均对陈诚表示不满。因为他自任参谋总长以来，飞扬跋扈，任用私人，排除异己；装备补充，多偏重他的嫡系部队十八军等部队，而对其他各部队多予克扣留难；以至众怨沸腾，议论纷纭，造成大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前“哭灵”的事件。当时蒋管区社会秩序败坏，军纪废弛，曾流行着“军官总”、“青年从”、“伤兵院”、“国大代”、“新闻记”等所谓五毒，到处闯祸。蒋介石也渐渐发现陈诚既不得军心，又指挥无能，就把蒋军种种败坏和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身上，首先收回他的人事权，接着又收回他的军事指挥权，由蒋亲自指挥。于是陈诚感到他当参谋总长，只能管补给而不能管人事，也对蒋介石私下埋怨。记得有一次我向陈诚请示时，陈满腹牢骚地说：“你向老头子(指蒋介石)请示好了，我这个总长只是补给司令，其他我管不着。”正当这时，各方盛传陈诚将去东北。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在1947年4月曾对我说：“陈诚这个家伙现在窘极无聊，出坏主意，据可靠的消息说：陈诚在关内指挥作战都失败了想来东北出出风头，挽回他的面子，现在正想打我的主意，我走了你也难顶他，我们两人要想法子对付这个小鬼。”^①以后人民解放军大举进行夏季攻

^① 陈诚在1947年4月间派了一些特务到东北大肆宣传熊式辉、杜聿明等贪污腐化，并从各方面搜集证据，企图借此将熊、杜赶出东北，而他自己到东北去主持作战，打几个胜仗，以挽回在蒋介石面前失掉的信任。熊、杜为防止陈诚的攻击，就先发制人，大加整顿、惩办贪污，没收了东北中正大学教务长(以后任校长)余协中私人接收的纸厂，取消了沈阳代理警备司令彭璧生的职务，以赵家骧兼代，以掩饰自己的弊端，平息舆论谴责，使陈诚无从借口攻击。



势，围攻四平街，风传陈诚来东北之声反形消沉。及7月1日人民解放军夏季攻势结束，反动派宣传“四平街解围大捷，消灭敌人十万”。7日蒋介石发布“戡平共匪叛乱动员令”。8日我离开东北拟出国治病(以后未去)，陈诚12日即赴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并到铁岭向新六军“授勋”，以资拉拢，^①这时，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认为陈诚势将来东北接他的事，即连上蒋介石七封信辞职。据熊以后在上海对我说，蒋一再复信抚慰，勉以国事为重，继续主持东北，绝不更动东北人事。熊说：“我得到蒋介石的这些亲笔信后，正在准备整军经武之际，忽然蒋令陈来接我的事，给我泼了一头冷水。我历来认为蒋是一个权谋家，但未料到这样地整我，以后谁同他再卖命。你看我4月间得到的消息不错吧。我原来就防蒋这一手而未防到，唉！……”又说：“陈诚是想在东北出风头打几个胜仗，以挽回他在蒋面前失掉的信用。你等着瞧吧。东北‘共匪’不是陈诚所想的那么容易打，陈一到东北就撤换四平街守将陈明仁，已使东北将领寒心，你等着瞧陈诚这个小鬼的好戏吧。”熊谈得非常愤慨不平。

8月初陈诚忽然秘密赴沈接替熊的东北行辕主任，^②并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取消，独揽东北党政军大权。7月，美侵华头子魏德迈到沈阳与陈诚晤谈竟夜。这时，在蒋家王朝中有一些反对陈诚的人，认为他到东北去是得到美国主子魏德迈的大力支持，预料将来美援经济物资和军火，蒋介石将尽先供给东北，妄想陈诚在东北打几个胜仗，然后将东北交给罗卓英，陈诚仍回南京任参谋总长；但谁也不相信他在东北比熊式辉更搞得好。同时也谈论当时的中国是蒋氏的王朝，浙江人的天下，蒋介石除了浙江人以外，谁也不会信任。

陈诚初到东北，确实抱着一番雄心，大吹“要消灭共匪，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他锐意整军，大肆扩充部队，将东北原有9个保安区司令及11个保安支队及交警总队等部队，扩编为4个军(新三军、新五军、新七军、新八军)，把骑兵支队扩编为骑兵师(3个旅)，又将青年军第二〇七师扩编为第六军，并从苏北调第四十九军王铁汉部到东北，另调楚溪春为沈阳防守司令官。连同原东北蒋军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五十三军、六十军、七十一军、九十三军等8个军共达14个军之多(在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以后，热河之十三军拨归华北“剿总”傅作义指挥)。

① 在蒋军四平街保卫战中，杜聿明曾以陈明仁等守四平街有功，周福成等解围四平街得力，请蒋介石发给陈明仁青天白日章，发给周福成等云麾章。新六军这次因未照杜的命令完成任务，未请颁发，所以陈诚才又乘机拉拢新六军，亲来补授勋章。

② 郑庭笈所写：《蒋军辽西兵团的覆灭》一文中说：“1947年8月派其参谋总长陈诚至东北代杜聿明(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与原来事实不符。杜聿明是7月8日因病离开东北，已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职务交给郑洞国，陈诚8月初到东北是接替熊式辉、郑洞国的职务。

他又增加了炮兵、战车、汽车等部队，妄想集中优势兵力与人民解放军决战。

另一方面，排除异己：撤换辽宁省主席徐箴、四平街守将第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五十二军军长梁恺、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及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改由陈的心腹接替。据赵家骧于1948年3月间来上海对我说：当时曾有对陈诚好心好意的东北人对陈建议说：“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匪，就让他去投，今天投匪，明天我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当然，陈诚在东北既抱有雄心，也做了一些别人做不到的有利于蒋介石王朝的事。他将东北蒋军正规军9个军扩充到14个军后，就大加整肃军纪，惩办党政军贪污人员：如查办汽车兵团团长冯恺，逮捕前日本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等；并到处取缔散兵游勇，将东北无聊军人田湘藩监禁法办，高立人驱逐出境。一时东北人心也有些振奋，认为陈诚是有办法的。

10月，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先后消灭陈诚部队达10万人，把陈诚吓得胆战心惊，无所适从。这时沈阳人民流传着一句讽刺陈诚的歌谣说：“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当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结束，正“利用每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①之时，冬季攻势尚未大规模发动(其实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已在12月15日开始)，陈诚的气焰又嚣张起来，曾于1948年1月1日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侈言“目下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时期已过”。并准备由铁岭、沈阳、新民三路出兵向解放区扫荡。不料陈诚这一反动计划刚开始进行，人民解放军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奇袭，于1月7日在辽西公主屯歼灭了蒋军在东北精锐部队之一——新五军，并活捉军长陈林达、师长谢代蒸、留光天。这时吓得陈诚手足失措，卧床发抖，星夜电蒋介石告急。蒋于8日亲飞沈阳。据说：当时陈诚将新五军被消灭的责任完全推到将领不服从命令，请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新六军军长李涛。当日蒋介石召开东北师长以上会议，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去解新五军之围。其实据陈诚的副参谋长赵家骧在1948年2月对我说：自1947年人民解放军发动强大的秋季攻势以来，打得陈诚心战胆寒，他并未料到人民解放军在1月初连续发动攻击。当陈诚的所谓扫荡计划将要开始时即遭到人民解放军对公主屯发起的攻势。这时，陈诚已没有1947年秋初到东北时的张狂气焰，个人独断专行，而是急忙召开幕僚会议，研究对策。赵说：“我曾拟了一个放弃沈阳外围公主屯等据点，集中兵力守辽河以南沈阳据点，以攻势防御击破人民解放军攻击的计划。陈诚看到连称很好很好。但是陈诚时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8页。



而想让陈林达守，时而又想让陈林达退，犹疑不决，不下命令执行。一直到6日晚上陈林达已被人民解放军四面包围，才决心令陈林达向沈阳撤退。可是陈诚下一道命令是比较简单的，而一个军的行动就不是纸上谈兵，划一个箭头就把军队调到沈阳的。新五军一开始行动就被人民解放军分路截击，在一晚间消灭得干干净净。”

在陈诚这种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情况下，既使陈林达部军心动摇，守无决心，退无依据，就在公主屯动摇不定；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地令廖耀湘兵团协同陈林达军击破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因之当蒋介石在开会中责骂廖耀湘、李涛之后，廖、李都不服气，挺身出来说并未奉到援救陈林达的命令，形成是非功过，无法辨明的僵局。蒋、陈二人觉得他们想借端惩办廖、李二人以维持陈诚“面子”的诡计无法执行，尴尬异常。争吵到最后，据当时参加会议的郑庭笈对我说，陈诚在无可奈何中，只得站起来说：“新五军的被消灭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蒋介石接着说：“仗正在打着，俟战争结束后再评功过。”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接着对各将领说：“我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匪’攻到沈阳来的话，我决心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以表现他对“党国的忠贞”。

会后蒋介石召见各将领点名，勉励各将领要服从陈主任的命令，好好地完成东北“剿匪”任务。

蒋去后，陈诚见东北解放军冬季攻势未停，接着就叫他的老婆谭祥(又名谭曼意)去南京搬请宋美龄求蒋介石将他调回南京。谭祥在南京果然通过宋美龄打动了蒋介石的心，想把陈诚调回，而以别人去替死。蒋属意于卫立煌，即将卫由沪召来。当时卫表示不去，蒋介石即指使张群、顾祝同等人劝卫到东北去。张群曾对卫说：“以私人关系，我也不赞成你去东北；以国家前途计，希望你去东北挽回大局。”同时，谭祥为了急于挽救她的丈夫，也跑到卫家敦促卫立煌早日赴沈，并说：“东北‘共匪’打得好厉害，冰天雪地蒙着被窝到处钻，夜里钻到后方都看不到。辞修病得无法对付，只有卫先生去才有办法；请卫先生早日赴沈接事。”卫夫人韩权华以后对我说她当时听了这话，觉得“有利有权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叫人家去，这是什么心理”。

卫立煌到东北后，陈诚于1948年2月5日悄然离沈阳飞回南京。国民党在东北的党政军高级人员对陈诚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吓跑，成为笑谈的中心资料。有的说：“陈诚初来东北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原来是一个草包，到了紧要关头他就逃了。”有的说：“陈诚人小鬼大，他说同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那是想骗各将领自杀，他才不自杀呢！简直是骗

子，有谁相信这个骗子呢？”不久，蒋介石也找到南京去。我想外界传说陈诚是被共产党打得昏倒了，并没有特别的急症。我有些好奇心，就去看陈诚是真病还是假病。当即打电话到陈公馆说，“我想去看陈总长”，他的副官说：“总长有病不会客。”我又想要在蒋介石底下做事向上爬，可不能得罪陈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表面上还是要应付他，于是决心去一趟，他见就见，不见就写一张名片，反正礼多人不怪。一到陈公馆，可巧他的副官不在，门口的卫兵接了名片要我等一等，然后带我进去。我见陈诚满面红光，比1943年在昆明患十二指肠溃疡病时^①的精神健康还好得多，不像个病人。我当时想陈诚真是被共产党吓倒的，当然他病是有的，但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急病。这时蒋政权内部，特别是东北人士，对陈诚攻击得十分厉害。陈诚最初还想张牙舞爪吓唬这些人，以后陈见反对之声日益甚嚣，于是又改变手段，想接近东北人士，加以拉拢。他于16日奉蒋命电邀东北军将领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邹作华及东北官绅张元夫、王树常、翟文选、米春霖、于济川等商讨东北问题。并为他自己失败作辩护掩饰，这也说明陈诚当时的病并不严重，尚能接见这许多人讨论东北问题。以后陈诚见到东北人士既吓不倒，又拉不到，仍然攻击他，就请假赴美治病，借避舆论指斥，并经蒋介石批准。

陈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月，就溜到上海准备出国。4月间国民党国民大会开会期间，盛传陈诚要赴美治病，有一次大会上白崇禧作军事报告，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不让陈诚逃往美国！”“到上海把陈诚扣留起来解京法办！”白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得笑了。接着东北代表喊道：“我们不要听军队的伙食怎样，我们要听各战场打得怎样！”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30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于归说：“中央‘剿匪’采老鼠战略，如果东北失掉，华北失掉，华南也不保，难道都像陈诚一样想逃到美国去吗？”

陈诚在上海正准备出国之际，听到这些失他“体面”的消息，既无面目出国，又怕真有人到上海来“捣乱”，赶快搬到联勤总部上海陆军医院，以治十二指肠为名，躲藏起来。

^① 1943年陈诚在昆明为了奉承他的美国主子，经常举行酒会招待美军顾问，10月间有一次吃酒过多，十二指肠溃疡，当时消瘦异常，卧床不起，以后治好，经常吃一种流质食品。据1946年秋间陈诚对我说，他吃这种食品营养足，每一个钟头吃一次可以保证十二指肠不会发生问题，可是每天要花十几元美金。